

湖海文傳

第一函
第八冊

湖海文傳卷十八

青浦王昶德甫輯

說原

廣師說贈蔣清容

王太岳

道藝相授之謂師經傳所稱莫有易也漢世士大夫以風義相高於其府主舉主並執在三之節蓋隱在兼君師之義唐以來尤以進士爲榮選一受知于其門則恩禮加備至於子孫不改而其後遞相增崇遂乃儼然歸以師號稍非古矣然貢舉之與辟召厥義維均而進士獨以文章投分於道藝之事爲近而其相砥礪者亦且未有已則於古者師弟子之義若小乖而終以大合歸以顯號也亦宜蔣子清容奇俊之士而嘗謬以某爲師始某見其詩於張素邨齋壁甚工後五年

得其文於禮闈甚奇已而識其人於涂太常邸第甚喜而蔣子已盛服懷刺欵門來謁升堂再拜跽而納贄至于今十年矣周旋酬接及見於文字論議藹然古師弟子之義雖遠而不廢既久而彌勤也夫以子之才地雄麗閎肆至爲時俗所驚怪某無氣力以相振拔無道德以相增長此所謂爲衆人師且不敢者其敢抗顏於子之左右哉珠璧重寶之愛炫其前而禮讓愧恥之心處其後固宜其貪而不能割矣雖然若蔣子者可謂不苟矣彼其心固非以名號相崇奉而誠有意於道業勤勤焉期以相砥礪者雖終其身不倦而某五十無聞顧猶好言論爲文章以勸進于古人之道又喜推獎氣類與一時賢傑陳義考德雖處外遠不忘斯義蓋古人後感恩而先知已所謂不待成身而後拜賜者蔣子之義也學問之

事彼此相長子不有得則我得之所謂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者某之所執也果如是則雖抗顏于蔣子之前亦不足怪今蔣子已自致雲霄儼然據史席擦著作之柄無奔走拂鬱之事以亂其心則其于所謂道藝者誠將與相砥礪而未有已也某誠感其執義之篤故作廣師說貽之既以自解又以勉蔣子若乃規趨形勢推引名聲某之闇昧誠不及此抑蔣子旣羞之矣

昏說

夏之蓉

昏禮者人倫之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故古之人六禮必備而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禮重非以賄重也自晉宋以下不求淑德專尙門第至唐而尤甚太宗詔釐革卒未遵行其後高門貴姓嫁女

娶婦資財非百萬義在不行至有終身廢嫁娶禮者嗚呼何其愚也司馬溫公有言凡議婚當先察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若何勿苟慕富貴范文正公爲子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幃幔公不悅曰我家素清儉羅綺豈幃幔之物耶持至當火於庭此皆先哲之嘉言淑行可爲鑒戒者也今之尙賄者則異是將擇婦必問資裝之厚薄苟厚矣婦雖不德亦安以就之將嫁女必問聘財之豐嗇苟豐矣婿雖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此所謂市井駟儈之不若者豈可施之士大夫之婚姻哉夫人當嫁娶之年正血氣未定之日此如素絲然隨所染焉者也今乃示之以侈導之以淫長之以傲縱之以驕而欲上承宗廟下啟後世可乎不可乎慾不節則天折萌中不固則德器壞古之人固不如是也納采以雁問名以定所

生納吉以下納徵以幣請期以信時日合卺以龜以崇質其於婦也贊見以成禮饋特豚以明順饗以一獻以著代奠菜以習婦事示之儉導之正厲之勤抑之以謙卑孫順是故家室和平天折不作而後嗣長也以古若彼以今若此有識者宜何從歟抑又聞之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則置酒高會而澆弛無行之徒沉湎喧呶甚且以媒嬪之詞相軋以爲笑樂此又俗尙之偷有力者宜亟挽之也

儉說

韋協夢

世有澹泊寧靜取與必嚴硜硜以自守者曰吾儉也吾知其爲儉也有委瑣齷齪出納之吝卑卑不足數者曰吾儉也其果爲儉乎否乎舜曰克儉於家左氏曰儉德之共也蕭何曰

使後世賢師吾儉自古唐虞三代兩漢羣聖賢所以交相勸勉而閑有家者莫不本之於儉蓋能儉而後可砥行立名能儉而後可正色率下未有汰侈成風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身修而家道正者也後世浮靡相尙踵事增華見有安靜惻怛之人輒相與竊笑之曰此固也野也殆鄙吝之心生者也至若家擁厚貲封殖自娛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甚至期功強近之親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坐聽其困窮而不顧此向所爲鄙吝人也則又恬不爲怪假儉之名以爲藏身之固君子之儉固如是乎昔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而鄰里鄉黨中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彼囂囂然自託于儉者果若是其班乎否耶嗟乎彼嚮于已而不嚮于人謂之儉嚮于人而不嚮于已謂之吝吾竊怪夫世之儉者羣目之曰吝而吝

者則又自詡爲儉儉與吝之澹然而莫辨也作儉說

味經窩說

陳祖范

秦子樹澧名其讀書之室曰味經窩有旨哉味之爲言也彼飽食廢學者置不論或窮日力於諸子百家苟以詞章記誦爲能而未聞乎道者譬之如簞人子美藜藿而不識梁肉者也否則如屠沽兒揉染餽飣快得一飽者也又否則爽口嗜奇虛慕猩脣豹胎之美而反遺夫五穀六牲也是烏知正味哉味之正者淡而彌旨久而不厭不隨時而新故者六經是也然而不味則其味亦不出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夫通其大義可程以三年若致其尋味之功豈復年所可限哉終吾身而已矣子曰時習曰溫故味之謂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味之謂也朱子取杜元凱之言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
飫之使自得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味之謂也抑更有進焉
者陳其簡編多其往復腹實而心虛博綜而約取闡解而明
辨用力如是則既勤矣然言及之而經存言不及而經亡心
在焉而經存心不在而經又亡分窮理與躬行爲二候判經
義與治事爲兩途經與我尙離而二之也日食五穀而腸胃
不消息血氣不流行則食而弗肥是名爲經筵云爾必也日
用動靜應事接物造次顛沛無適而不與經遇無往而不覺
其有味焉充然其自得亦歉乎其不自足故曰終吾身而已
矣樹禮有志味經當已深嘗此味尊人南沙先生立說以詔
之猶含飴而哺之也同學蔡宸錫輩相與造堂而嚼齧斟酌
飽滿以遂厥性樂乎哉天下之至味盡在是矣諸子百家之

書喙鳴而角立等於楂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于口者樹灋已一切吐而棄之不足以易吾之經者也

鵠聖書齋說

王元啟

王君某有別業在萬安其子景明亟來請余爲其書齋之名余取龜山楊氏語名之曰鵠聖而爲之說曰學以聖人爲師猶射者必棲鵠於侯以爲之的鵠立而矢赴之其有遠近中否之不同則視其巧力之優絀而已世徒見秦漢以降其能著書以自見於後者不必悉合乎聖而不害爲能言之士遂若孔孟以外別設一區足以爲吾藏身之所不知能言之士如漢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之倫以及唐之韓李宋之歐曾皆日夜殫精畢智以求入乎聖人之道而時有舛誤則固其困于學識之有蔽與其才力之所不逮而非其有意背聖而

馳也而遂謂學固不必悉衷諸聖賢是何異養由旣歿不復有柳葉百步之能遂率意彎空仰射侈然自謂我能支左而屈右焉其於射也豈有當乎荀子曰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無不可以相及善學者能以聖爲鵠則亦或偏或全或過或不及無不可幾于有成蓋此固知止之學也非然者文與道吾恐其兩無當耳抑此言也龜山先生蓋常道之先生從遊程子之門世知其於閩有倡道之功然其所著詩歌古文辭具在自南宋至今六百餘年邑中不乏穎異之士卒未見有能及之者夫文與道之不能離而爲二也好學者必有深信余言之不妄者矣

伐蛟說

陳宏謀

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伐者何除民害也先王之愛民

也至而衛民也周凡妖鳥猛獸之屬無不設官以治之蛟之爲害尤酷故聲其罪而致其討又著之爲令以詔後世也往在江南蛟患時聞廣原深谷之間大率數載一發其最甚者宣城石峽山一日發二十餘處六安州本地水高數丈也江西纓山帶湖本蛟龍所窟宅旌陽遺跡其來尙矣近世出蛟之事在元一見于新建在明一見于甯州再見於瑞州三見于廬山四見于五老峰五見于太平宮 國朝一見于永甯皆紀在祥異志彰彰可攷余來撫之次年適興國等處蛟水大發漂沒我田禾蕩折我廬舍盡焉心傷思所以案驗而剪除之未得其要領也書院主講梁先生博物君子出一編示予言蛟之情狀與所以戢之之法甚詳且核有土色之可辨有光氣之可矚有聲音之可聽其鎮之也有具其驅之也有

方循是則蛟雖暴不難剪除矣云晉太元中司馬軌之善射
雉將媒下翳此媒屢雉野敵遙應試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
半身後故是蛇又武庫中忽有雉人咸怪之司空張華曰必
蛇妖所作搜括之果得蛇蛻由是觀之蛇雉之變常易位其
交而生蛟尙何疑也哉易離爲雉南方火猛烈故雉性精剛
而姦悍爾雅以爲絕有力奮者蛟起之暴正胎其氣也禽經
云雉交不再化書云雉不再合儀禮注謂雉交有時彼亦各
有取爾矣至詩刺衛宣姜之淫亂則曰有鷺雉鳴謂雌雉也
又曰雉鳴求其牡者豈非求非其類而與之交歟詩人之言
雉蛇之明驗也蓋物感變化有未可以常理推者大約雄鳴
上風雌鳴下風眸運而物化悉陰陽之偏氣所孕結其爲迹
也怪斯其爲害也亦大古聖王知其然故於季夏有命漁師

伐蛟之令季夏正蛟出之時先時伐之著在月令補救之要
務也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而伐之方法箋疏無聞
漢人耕田以水灌者蛟害常過半賢長吏亦無如何申請
所恤而已蓋山叟撫掌稱快且爲之印証其說曰月令季夏
夏正之六月也今言蛟之出在夏末秋初其可信一也志稱
宏治十七年廬山鳴經三日雷電大雨蛟四出今言蛟漸起
地聲響漸大候雷雨卽出知向所謂山鳴乃蛟鳴也其可信
二也許旌陽之鎮蛟以鐵柱今言蛟畏鐵其可信三也兵法
潛師曰侵聲罪曰伐今震之以金鼓燭之以火光如雷如霆
儼若六師之致討與伐之義正相合其可信四也夫以蛟之
不難制若此而數千百年來罕有言之者蓋田夫野老知而
不能言文人學士鄙其事而以爲不足言司牧之官又鞅掌

於簿書而不暇致詳也一旦橫流致暴然後開倉廩以振恤之則已晚矣予故亟錄其說廣爲刊布且懸示賞格有掘得耆官給銀十兩使僻遠鄉村轉相傳說人人屬耳目注精神先時而偵候臨事而周防庶幾大害可除此邦之人永蒙其福而他省之有蛟患者皆可踵而行之幸無以爲不急之迂談也梁先生考據極博恐聞者不盡曉茲撮舉其徵驗攻治之法別錄于左以便觀覽焉

一徵驗之法蛟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本龍屬也其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間乃雉與蛇當春而交精淪于地聞雷聲則入地成卵漸次下達于泉積數十年氣候已足卵大如輪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土色赤有氣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冲於霄卵既成形聞雷聲自泉間漸起

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而明未起三月前遠鳴似秋蟬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許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卽出

一攻治之法蛟之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識者先於冬雪時視其地圍圓不存雪又素無草木復于未起二三月春夏之交觀其地之色與氣掘至三五尺其卵卽得大如二斛甕預以不潔之物或鐵與犬血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又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挂一燈可以辟蛟夏月田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卽起而作波但疊鼓鳴鉦多發火光以拒之水勢必退以上諸說皆得之經歷之故老鑿鑿有據者也

農桑爲民生衣食之原萬古並重制皆肇於五帝之世炎帝始教農故號神農氏蜡祭始焉神農氏世衰黃帝軒轅氏代之蠶事乃興黃帝娶西陵女爲正妃是爲嫫祖黃帝造書契服冕垂衣令伶倫作律築宮室作舟車及夫素問陰符創制鴻大其於蠶也正史未詳內傳曰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纖維之功蠶神伊何人也史本紀黃帝淳化鳥獸蟲蛾爾雅𧈧桑繭條列蠶類以所食葉異名又蛾羅卽蠶蛾是蠶蛹變者大戴禮食桑者有絲而蛾豈蠶在蟲類中始化而未盛不專著之乎蠶必有神周禮天官內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夏官禁原蠶鄭氏注云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疏云辰則大火房爲天駟故云辰爲馬天駟之兼主蠶昭昭矣後漢書禮儀志祠先蠶注引漢舊儀